

方家讲坛

朱自清 著

說詩

朱自清說詩



東方出版社

目录

诗的语言(代序)	1
一、诗是语言	1
二、诗与文的分界	3
三、诗缘情	4
四、组织	7
五、传达与了解	10

《诗言志辨》序	1
---------	---

第一讲 诗言志	5
一、献诗陈志	5
二、赋诗言志	15
三、教诗明志	20
四、作诗言志	27
第二讲 比兴	43
一、毛诗郑笺释兴	43
二、兴义溯源	59
三、赋比兴通释	72
四、比兴论诗	86

第三讲 诗教	93
一、六艺之教	93
二、著述引诗	98

三、温柔敦厚	111
第四讲 正变	125
一、风雅正变	125
二、诗体正变	140
第五讲 论诗学门径	163
第六讲 诗多义举例	169
一、古诗一首	172
二、陶渊明《饮酒》一首	177
三、杜甫《秋兴》一首	179
四、黄鲁直《登快阁》一首	184
第七讲 论“以文为诗”	189
第八讲 乐府清商三调讨论	195
一、《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 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 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黄节)	195
二、与黄晦闻先生论清商曲书(朱自清)	198
三、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黄节)	205
第九讲 日常生活的诗 ——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序	207
第十讲 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 (层冰堂五种之三)	209

第十一讲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217

第十二讲 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251

第十三讲 什么是宋诗的精华
——评石遗老人(陈衍)《评点宋
诗精华录》 255

第十四讲 王安石《明妃曲》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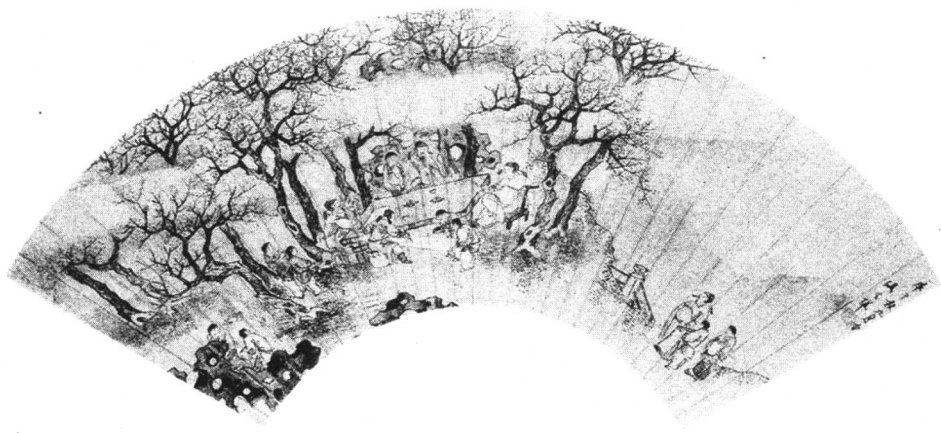
附录 朱自清年表 267

编后记 281

《诗言志辨》序

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剧曲，也作为戏剧讨论，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小说的地位增高，我们有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词曲差不多升到了诗里，我们有刘毓盘先生的《词史》，虽然只是讲义，而且并未完成，还有王易先生的《词曲史》。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变文”和弹词等也跟着升，于是乎有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诗文评”的，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仅后于《宋元戏曲史》，但到郭绍虞先生的那一本出来，才引起一般的注意，虽然那还只是上卷书。

从目录学上看，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因为用作乐歌，早得著录，但别的一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词曲发展得晚，著录得也晚。小说发展虽早，从前只附在子、史两部里，我们所谓小说的小说，到明代才见著录。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



《春夜宴桃李园图》之一

明代画家盛茂烨作。画面表现皓月之下，桃李花开，诗人李白与诸文士饮酒作诗的场景。人物衣纹以简笔描绘，毕现人物闲情逸致；设色雅淡柔和，却有力地烘托出环境气氛，堪为画面的点睛之笔。

一类文学获得一般的承认，却还未必获得与别类文学一般的平等的地位。小说、词曲、诗文评，在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但俗文学还只是“俗”文学，虽是“文学”，还不能放进正统里。所谓词曲的平等地位，得分开来看。戏曲是歌剧，属于戏剧类，与话剧平分天下。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诗余”、“词余”而成为“诗”，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前些年苏雪林女士曾著专文讨论，结论是正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

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很快的进步，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文学史确是改变了面目。但是改变面目是不够的，我们要求新的血和肉。这需要大家长期的不断的努力。一般的文学史如此，类

别的文学史更显然如此。而文学批评史似乎尤其难。一则一般人往往有种成见，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研究它。二则我们的诗文评断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则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批评一类也还没有发展；在各类文学中它是最落后的。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

诗文评的专书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评，文体的史的发展，以及一般的理论，也包含着一些轶事异闻。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专书以外，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即使不更多诗文评的材料，直接的或间接的。前者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后者如《庄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气”的意念。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至于选集、别集的序跋和评语，别集里的序跋、书牍、传志，甚至评点书，还有《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诸注里，以及小说、笔记里，也都五光十色，层出不穷。这种种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命或行政法令。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从论“辞”到论“文”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谈；只谈诗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汉代将“六艺”的教化相提并论，称为“六学”；而流行最广的是“诗教”。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只诵读诗。“诗教”是就读诗而论，作用显然也在政教。这时候“诗言志”、“诗教”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说过“论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确也说过知人论世。毛公释“兴诗”，似乎根据前者，后来称为“比兴”；郑玄作《诗谱》，论“正变”，显然根据后者。这些是方法论，是那两个纲领的细目，归结自然都在政教。

这四条诗论，四个批评的意念，二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诗教”原是“温柔敦厚”，宋人又以“无邪”为“诗教”；这却不相反而相成。“比兴”的解释向来纷无定论；可以注意的是这个意念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领。“正变”原只论“风雅正变”，后来却与“文变”说联合起来，论到诗文体的正变；这其实是我们固有的“文学史”的意念。

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但《比兴》一篇却只能从《毛诗》下手，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也只以关切《毛诗》的为主。“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这一层已经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学批评无关，我们可以不论。《毛诗》的解释跟作诗人之意相合与否，我们也不论。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是“比兴”，不是诗。

本书原拟名为“诗论释辞”，“辞”指词句而言。后来因为书中四篇论文是一套，而以“诗言志”一个意念为中心，所以改为今名。《诗言志》篇跟《比兴》篇是抗战前写的，曾分别登载《语言与文学》和《清华学报》。《诗教》篇跟《正变》篇是近两年中写的。前者曾载《人文科学学报》；后者也给了《清华学报》，但这一期学报本身还未能印出。已发表的三篇都经过补充和修正，《诗言志》篇差不多重写了一回，不过疏陋的地方必还不少，如承方家指教，深为感谢。

第一讲 诗言志

一、献诗陈志

《今文尚书·尧典》记舜的话，命夔典乐，教胄子，又道：

诗言志^①，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

郑玄注云：

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
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②。

这里有两件事：一是诗言志，二是诗乐不分家。《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也有“诗以言志”的话。那是说“赋诗”的，而赋诗是合乐的^③，也是诗乐不分家。

①《史记·五帝本纪》改为“诗言意”。《礼记·檀弓》“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句郑玄注：“志，意也。”

②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句下引。

③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见《古史辨》卷三下六百四十八至六百五十面。

据顾颉刚先生等考证,《尧典》最早也是战国时才有的书^①。那么,“诗言志”这句话也许从“诗以言志”那句话来^②,但也许彼此是独立的。

《说文》三上《言部》云:

诗,志也。〔志发于言〕^③。从“言”,“寺”声。

古文作“𠄎”,从“言”,“𠄎”声。杨遇夫先生(树达)在《释诗》一文里说:“‘志’字从‘心’,‘𠄎’声,‘寺’字亦从‘𠄎’声。‘𠄎’、‘志’、‘寺’古音盖无二。……其以‘𠄎’为‘志’,或以‘寺’为‘志’,音近假借耳。”又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赋不出郑志”的话,说“郑志”即“郑诗”:因而以为“古‘诗’‘志’二文同用,故许(慎)径以‘志’释‘诗’”^④。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里更进一步说道:

志字从“𠄎”,卜辞“𠄎”作“𠄎”,从“止”下“一”,象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𠄎”本训停止。……“志”从“𠄎”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

他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从这里出发,他证明了“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⑤。但是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

子太叔见赵简子。……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

①《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六十九页,又第二册十一页。参见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科学》十一卷十二期),顾颉刚《从地理上证今本尧典为汉人作》(《禹贡》半月刊二卷五期),及张清常《周末的乐器分类法》的《结论》(《人文科学学报》一卷一期)。

②我相信《左传》是“晚周人做的历史”,但不相信是刘歆等改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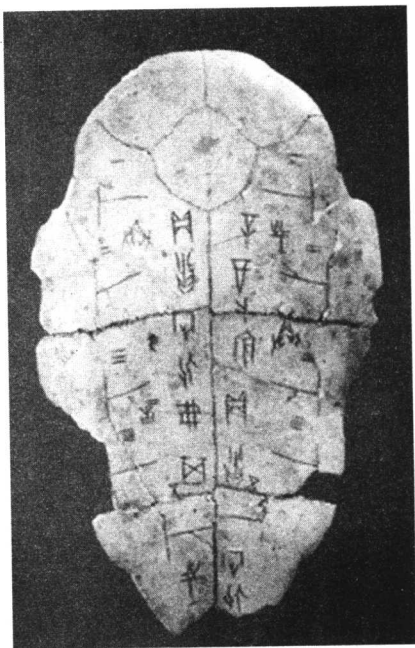
③今本无此四字,杨遇夫先生据《韵会》引《说文》补入,见他的《释诗》一文中。

④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一,二十一至二十二页。

⑤《歌与诗》,《中央日报》昆明版《平明》副刊,1928年6月5日。

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卜辞

这是殷商武丁早期征讨卜辞（龟腹甲、正反各卜五次）。

孔颖达《正义》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人又以“意”为“志”，又说志是“心所虑”，“心意所趣向”，又说是“诗人志所欲之事”^①。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但看子产的话跟子太叔的口气，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

“言志”这词组两见于《论语》中。《公冶长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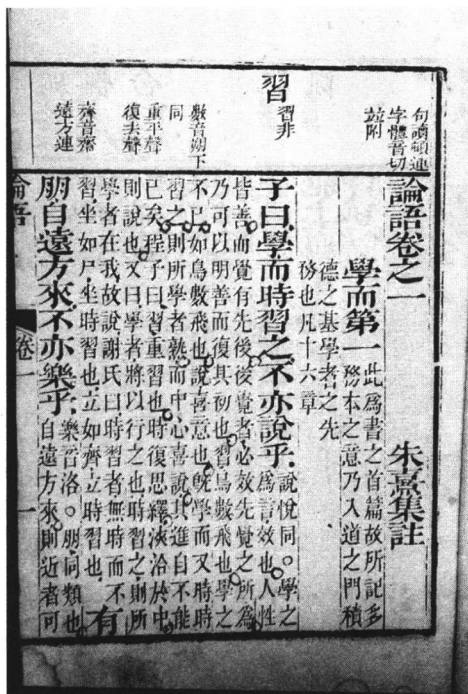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②，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① 分见《孟子·公孙丑篇》“夫志，气之帅也”赵岐注，《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孟子·万章》上“不以辞害志”赵注。

^② 通行本作“衣轻裘”，据阮元《校勘记》删“轻”字。

《论语》书影

《论语》初成书于战国初期，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有着重大影响。图为清刊本书影。



《先进篇》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语更详。两处所记“言志”，非关修身，即关治国，可正是发抒怀抱。还有，《礼记·檀弓篇》记晋世子申生被骊姬谗害，他兄弟重耳向他道：“子盖（盍）言子之志于公乎？”郑玄注：“重耳欲使言见潜之意。”这也是教他陈诉怀抱。这里申生陈诉怀抱，一面关系自己的穷通，一面

关系国家的治乱。可是他不愿意陈诉，他自己是死了，晋国也跟着乱起来。这种志，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

《诗经》里说到作诗的有十二处：

- 一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屨》》
- 二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
- 三 是用作歌，“将母”来谗。《《小雅·四牡》》
- 四 家父作诵，以究王讟。《《小雅·节南山》》
- 五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 六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小雅·巷伯》)

- 七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八 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
九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
十 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

十一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

十二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烝民》）

这里明用“作”字的八处，其余也都含有“作”字意。（一）最显，不必再说。（二）《传》云：“讯，告也。”《笺》云：“歌谓作此诗也。既作，可使工歌之，是谓之告。”《经典释文》引《韩诗》：“讯，谏也。”《说文·言部》：“谏，数谏也。”段玉裁云：“谓数其失而谏之。凡讥‘刺’字当用此。”（八）《传》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遂为工师之歌焉。”（九）《笺》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汝）如玉然。故作是诗，用大谏正女（汝）^①。”

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与颂，诗文里说得明白。像“以为刺”“以讯之”“以究王讻”“以极反侧”“用大谏”，显言讽谏，一望而知。《四牡篇》的“将母”来谗，《笺》云：“谗，告也^②。……作此诗之歌，以养父母之志来告于君也。”与《巷伯》的“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四月》的“维以告哀”，都是自述苦情，欲因歌唱以告于在上位的人，也该算在讽一类里。《桑柔》的“虽曰‘匪予’，既作尔歌”，《笺》云：“女（汝）虽抵距，已言‘此政非我所为’，我已作女（汝）所行之歌，女（汝）当受之而无悔。”那么，也是讽了。为颂美而作的，只有《卷阿篇》的陈诗以“遂歌”，和尹吉甫的两“诵”。《卷阿传》说“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陈志”就是“言志”。因为是“献诗”或赠诗（如《崧高》、《烝民》），所以“言志”不出乎讽与颂，而讽比颂多。

《国语·周语》上记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道：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①上引叙作诗的句子都在篇末。《大雅·板篇》首章之末，也有“是用大谏”句，或也是叙全诗造作因由的。

^②《说文·言部》：“谗，深谏也。”

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赵文子冠，见范文子，范文子说：

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惑也）；风（采也）听胪（传也）言于市，辨祚祥于谗，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对晋平公的话，大略相同；但只作“誓为诗”，没有明说“献诗”。

从这几段记载看，可见“公卿列士的讽谏是特地做了献上去的，庶人的批评是给官吏打听到了告诵上去的”^①。献诗只是公卿列士的事，轮不到庶人。而说到献诗，连带着说到誓、矇、瞽、工，都是乐工，又可见诗是合乐的。

古代有所谓“乐语”。《周礼·大司乐》：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这六种“乐语”的分别，现在还不能详知，似乎都以歌辞为主。“兴”“道”（导）似乎是合奏，“讽”“诵”似乎是独奏；“言”“语”是将歌辞应用在日常生活里。这些都用工辞来表示情意，所以称为“乐语”。《周礼》如近代学者所论，大概是战国时作，但其中记述的制度多少该有所本，决不至于全是想象之谈。“乐语”的存在，从别处也可推见。《国语·周语》下云：

晋羊舌肸聘于周。……（单）靖公享之。……语说“昊天有成命”（《周颂》）。单之老送叔向（肸的字），叔向告之曰：“……其

^①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卷三下三二六面。

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是道成王之德（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单子俭、敬、让、咨，以应成德，单若不兴，子孙必蕃，后世不忘。……”

韦昭解道：“‘语’，宴语所及也。‘说’，乐也。”似乎“昊天有成命”是这回享礼中奏的乐歌，而单靖公言语之间很赏识这首歌辞。叔向的话先详说这篇歌辞——诗，然后论单靖公的为人，并预言他的家世兴盛。这正是“乐语”，正可见“乐语”的重要作用。《论语·阳货篇》简单的记着孔子一段故事：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历来都说孔子“取瑟而歌”只是表明并非真病，只是表明不愿见。但小病未必就不能歌，古书中时有例证；也许那歌辞中还暗示着不愿见的意义。若这个解释不错，这也便是“乐语”了。

《荀子·乐论》里说“君子以钟鼓道志”。“道志”就是“言志”，也就是表示情意，自见怀抱。《礼记·仲尼燕居篇》记孔子的话：“是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这虽未必真是孔子说的，却也可见“乐语”的传统是存在的。《汉书》二十二《礼乐志》论乐，也道“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乐语”的作用正在暗示上。又，《礼记·乐记》载子夏答魏文侯问乐云：

今夫古乐，……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这里“语”虽在“乐终”，却还不失为一种“乐语”^①。这里所“语”的是乐意，可以见出乐以言志，歌以言志，诗以言志是传统的一贯。以乐歌相语，该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时结恩情，做恋爱用乐歌，这种情形现在还常

^① 以上论“乐语”是许骏斋（维通）先生说，承他许在这里引用，谨此志谢。

常看见；那时有所讽颂，有所祈求，总之有所表示，也多用乐歌。人们生活
在乐歌中。乐歌就是“乐语”，日常的语言是太平凡了，不够郑重，不够强
调的。明白了这种“乐语”，才能明白献诗和赋诗。这时代人们还都能歌，
乐歌还是生活里重要节目。献诗和赋诗正从生活的必要和自然的需求而来，
说只是周代重文的表现，不免是隔靴搔痒的解释。

献诗的记载不算太多。前引《诗经》里诸例以外，顾颉刚先生还举过两
个例^①：《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云：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丰辂马迹焉。祭公谋
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其诗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无醉饱之心！”

又，《国语·楚语》上记左史倚相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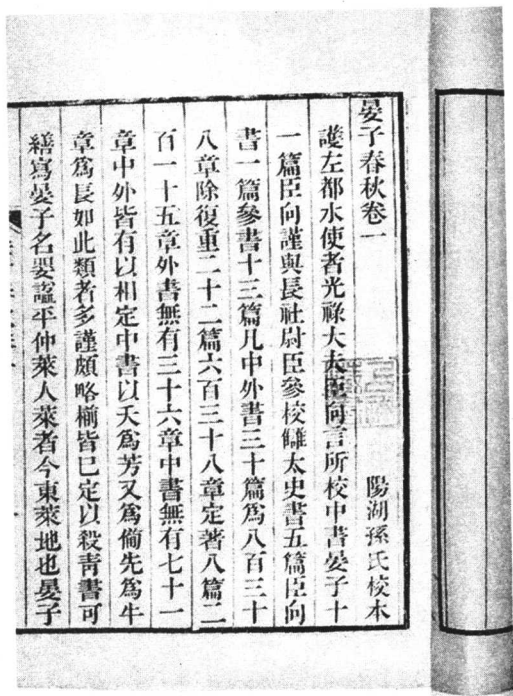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
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
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賁之规，位宁
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警御之箴，临事有警史之
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作
《懿戒》以自儆也。

《祈招》是逸诗。《懿戒》韦昭说就是《大雅》的《抑篇》，“懿读之曰抑”。
“自儆”可以算是自讽。这两个故事虽然都出于转述，但参看上文所举《诗
经》中说到诗的作意诸语，似乎是可信的。这两段是春秋以前的故事。春
秋时代还有晏子谏齐景公的例。《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五云：

晏子使于鲁。比其返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

^①《古史辨》卷三下三百二十七面。

冻餒之者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晏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



《晏子春秋》书影

《晏子春秋》

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全书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反映了春秋后期齐国的社会历史风貌。图为清刊本书影。

《晏子春秋》虽然驳杂，这段故事的下文也许不免渲染一些，但照上面所论“乐语”的情形，这里“歌谏”的部分似乎也可信。总之，献诗陈志不至于是托古的空想。

春秋时代献诗的事，在上面说到的之外似乎还有，从下列四例可见：

- 一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左传》隐公三年）
- 二 狄人……灭卫。……卫之遗民……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左传》闵公二年）
- 三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同上）
- 四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